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二

謝到任類

南康到任謝廟堂

方秋崖

一麾江海敢圖縮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閒之請言
秣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伏念
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蠢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
之性故野與世絕跡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乞天孫之

巧汲黠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竒不過不得侯耳
無可奈何幕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
祠幸出綸而予壘樵牧既還其處所禽魚皆覺其歡欣
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隲潛深無關於世使
穆生去弗果安知不楚市之鉗彼和氏泣奚為曾未毀
荆山之璞乃趣齊丘之戍已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
辭行心口自為之相語晦庵往矣寧復詩人廬山高哉
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伏

遇以立道統為帝師以聚人材為相業當端平琴瑟更
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
轟而羣陰蟄天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禱杌饗
餐之傳亦欲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偉
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濂溪幾傳至
此每常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拚去狼貪之
勇遂承人乏夫豈材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往躅第
漁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未免

有呼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郎
省之言其永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方秋崖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接吏之遙脫
非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
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為性
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竒未嘗以屈辱而遽摧阻故
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靴獨寧得臯高明平生

所為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滙澤之重湖飛
棹舳艫惟餽舟之湊集隳突闌闌甚羣盜之歡呼每挺
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為太息莫敢孰何豈
圖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
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歛鱗而
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網稍敢據康廬之石閘薄人於險
竟致漂淪顛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
而拔之夫奚傑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

弊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
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臥上床使君卧下床
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
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某官以皇極容受以
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里之志劾此
鄰邦劾彼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
以聊復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
兵初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

尚念某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臨之部
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
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
何蓑何笠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推謝併以懇
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方秋崖

以播易柳畫出寬恩自江入閩已紓遠戍雖曰老生之
直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聲坐以無事益樵外之

為郡多風波之悍民間馬及羊莫施鈎距帶牛佩犢動以兵爭固嘗弄鋤梃而貽丙枕之憂至令解網紐而無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獸之處屬方有於小驚迨車如棲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况如某者徒以柔不如剛不吐或嚴憚之若夫用之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歌歸去來之詞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貶然詎容堅卧如使以退為進是為過矣必毋留行

冒焉此來吁豈得已不圖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
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聞知道路相與與言無犯有司
是嘗折南陽帝親者頗哀老子其將如癡兒官事何幸
此危蹤轉而安跡此蓋伏遇某官以六經熙帝載以三
代育人材不得中行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
子斯可矣毋令坐口語之愆乃陶埴之鈞不失邯鄲
之步某敢不愈堅苦節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明直為
壯而曲為老固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

摩是為稱塞

代陳真州韓到任謝丞相

劉後村

叨臨鄉壘甫竊便安改戍邊州俄分憂責銜知愈重圖
報滋難伏念某頃以書生游于戎幕攀鱗附翼固無奇
偉之功騎虎握鬚頗習艱危之事過蒙大造俯錄微勞
一脫選坑再塵朝序及煩言攻擊歷疏往日之愆尚一
力保全冀獲它時之用昨辭堂檄遽假郡符遂過庭學
禮之心有閉閣凝香之趣豈謂誤恩皆至除日游頌試

之鋒鏑交馳之衝真之城池必守之處父兮生我誰獨
無人子之情國爾忘家安敢廢王臣之誼况作成於平
居閒暇之際固責望於一旦緩急之秋蓋聞命而飲冰
遂携孥而觸熱茲臨關塞已見吏民祖逖枕戈不忘憤
發伏波曳足尚自激昂然而兵少備多財狹費濶無賞
罰何以作士氣失恩信何以收人心儻憑廟謀克濟國
事茲益伏遇某官勲高浴日德盛格天網羅收人物之
英鼓舞赴功名之會察某佩嚴君之訓粗識義方謂某

受國士之知必懷恩地終慙謫薄恐累陶鎔某敢不稍
必皇威益蒐軍實成敗利鈍雖難覩於目前禍福死生
蓋當真之度外

太守到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李梅亭

邊郡負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而設麾雖
時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造陶鎔之賜敢廢
小吏竿牘之恭伏念某全抱迂踈倍勤披拭廣文輶軻
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刺翺翔又減縮葵丘之代無蟹易

嫌於監郡不犀敢望於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恪布中涓
之謝日居乏使故侯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
而未上勤廟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奸姑令副貳之車
且護方寸之印鶉兮胡瞻於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閑正
使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千里宅生之寄科瑣邊吏非蒙
真漢相之知申畫郊圻安得假齊王之命茲者伏遇某
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億年敬天之休豈止書郭中令
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益欲傳孟軻氏之宗更新紹定

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
虛幸督郵未逐於擊丞不妨借聽雖小人乘器終於必
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
雖慙尸祝越樽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
待將軍之至

榮州到任謝丞相

李梅亭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守巴楚之南榮累一陶
之坯冶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間闕半期

辛苦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牋伏念某才不瘡人學徒
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毀于隨處別駕之治中無材可
展姑俟及瓜之代式遄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
使展石龜之印惟義和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升軍開
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益民田歲租止五千
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緡財非鬼輸全仰作鹹之潤郡
資井養詎堪竭澤之漁比綠花破於皂胥今遂草雜而
赤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四

郊之無擾強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
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
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賚我
公紹忠定之勲禹以功臯以謨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
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
厲操而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晷之敢休懇避三
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
周公仰而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

令愚儒來効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兢戰履冰思庶民
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百謫
之盈輒修謝上之緘併控申中之悃

眉州到任謝丞相

李梅亭

乘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試適值賓
賢而觀國遂令主試於坤文既撤棘圍遂趨瓜戍伏念
某賦資蹇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弗知深造之以道技
能譎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

載半刺武岡曾未滿秩之間倏奉專城之寵跨捷牂之
徼命與仇謀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
全丙穴維舟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
我眉惟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慕
權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墉
之記比緣兵潰轉覺民流厥既獻賢能之書甫及理愁
恨之嘆伋去誰守猶幸滴博之雲收超願乞歸孰念玉
關之人老茲益伏遇某官箕裘輔弼趾角君臣精神峻

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
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尤念一寒之蹇剝已成十暑
之睽離更以一麾試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
和前江陵後弘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南陽如上蔡仰
在中名父之規感悚惟深敷陳罔既

運使到任謝政府

洪平齋

平權服勞戒夙征於行部轉輸易命尋故步於提封等
歸造化之生成慣見山川之迎送力絀任劇思重憂深

伏念某涉道未宏謀生更拙回首三十年之科級猶是
故吾寄身數千里之宦遊徒為逆旅野鶴孤雲之情性
蠻煙瘴雨之形容偶借便於飛鳧遂問津於振鷺寒肩
自聳飽諳太學之齏鹽病眼生花羞對道山之竹帛人
誚上車而不落天教引棹以先回來片影於日邊折寸
衷於江表頻年騷繹空嗟石壕吏之詩在處蕭條忍聽
新店民之語矧加旱赤何以陳紅不堪剗肉以醫瘡肯
使椎膚而剝髓雖篤撫摩之念曾微斂散之功夢魂已

久入於刀頭風采尚何施於弩末不移澤國就建計臺
官僚知疾惡之襟期父老識周咨之面目寵誠為過寄
實非輕石頭上下之雲屯張頤皆是楚尾東西之露積
倒指無多既無促辦之才徒重乏興之嘆然自一坐儒
冠之誤而乃兩叨使節之華必有宗工與為道地恭惟
某官天民先覺故國世臣股肱良哉奕奕臯夔之事業
羽翼成矣堂堂園綺之衣冠迄成安靜和平之基益講
勞來還定之政軫萬方之疾苦選百吏之循良念司馬

公用鮮于以福齊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凡俾供於飛輓非欲巧於催科爰及庸虛亦蒙差擇某敢不力鞭駑駕駕期荅鴻私平日讀書僅得節用愛人之語自今從政當思裕民足國之圖

安撫到任謝任參政鄒給事

李梅亭

輿轎隄嶺方營三徑之謀鼓柁浮湘又玷十連之寄在相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蒞事之云初豈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而心古氣勁而貌和學問淵

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緒餘土苴為開物成務之才自翊
輔於天樞迄規恢於土宇晉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
任是人庸釋高文之宿憤予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
同心某分閭罔功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
惠於价藩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鼠
窮已甚蚤負奚堪必先達之士為之前焉既感裏言之
賜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漳州到任謝宰相

危巽齋

老境向衰敢冀三刀之夢隆恩起廢忽分千里之符塵
已遂於滌龜書敢稽於繫雁伏念某家本寒素分守迤
邐壯年雖竊於文科三紀猶沉於選調日斜西崦將絕
望於榮途天到盡頭忽回光於末路仰逢鈞造擢寘周
行璧水蓬山猥玷清流之選璿源粉省洵叨兼職之榮
乞循更迭以便私又遂始終之從欲不知積咎竟速煩
言畏此簡書殆若凝刀之在頸生我父母復思鬻臂以
痛心免大譴訶示小懲戒繼獲起家而為郡又令便道

以之官今入境以班條且按圖而視牒地鄰於廣雖居
閩嶺之窮州創於唐實割潮陽之半似是青龜之舊知
勞黃閣之思豈伊宵人有此榮遇茲蓋伏遇某官洪深
而肅括恭敬而溫文已能大周公之勲又將過汾陽之
考慮一夫之不獲如有隱憂故曲藝之兼收咸歸器使
遂令猥瑣亦忝布宣某敢不仰體鴻私務安海嶠惟食
其食則事其事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憂其憂實干邦
紀誓殫篤力仰荅鴻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知高郵到任謝鄭丞相

朱湛虛

頃辭東第往視西師駱轡晨征倏踰苔雪虎符夜下易
泣秦郵身隨隻影之孤日越九秋之六甫交賤職宣諭
勅書戴白垂髻逃空虛而出聽荒城斷壘漸笑語以迎
門不圖亂離復見官府知中朝之恤難與外服以更生
復之虛庸久焉閒散自解絃而善治始結綬以登畿出
相洛陵入奏便殿妄論中原之向背歷陳前事之是非
雖彼敵之驟暴強殆天亡者欲方今之言戰守往身任

之茲乘障以實來類請纓而自効登陴一望積水四環
南渡之初與楚俱必爭之地北盟而後於淮為稍富之
邦蘖芽其間蹉跎至此佳兵所處垂磬可知痼瘵疲氓
跂嚮涸轍之潤布告德意屢攄挾纊之言矧青徐野之
相望有赤白囊之狎至官無遺鏃人盡銷兵采薇征夫
語慣飛於拔劍集木歸羽心易動於傷弓將道之政齊
之刑然急則忿恩則肆戍樓雲靜戒傳警之無訛里門
旦開覺驚魂之漸定茲益伏遇某官訏謨經遠長慮銷

萌沿邊四十萬之屯載懷飢渴在廷初十三之議默識
短長疆場之間風寒其穫既芟稂莠深惜本根肆求柔
立之人力任拊摩之責遂容么麼獲備指令赤子龍蛇
當平治於弗順烏喙參朮敢錯迕於攸施亟營固圉之
方尚道籌邊之顧

得任謝丞相

方秋崖

丐歸田里本為出幕之謀需次江城更冒分麾之寵苟
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再旬抵舍

相國之賜大矣今者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慙以為直執而無權始為建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儻非一轉於化鈞將必重罹於謗焰吾在汶上矣今奚費於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牘

太守解任謝丞相

李梅亭

補上佐以罔功叨書下考攝邊城而非據又遂合符虔控謝於太鈞併修辭於小牘伏念某至愚不肖多病早

衰壯不如人紛兩髦之已雪老而無子寒百念以成冰
徒依突兀之萬間尚獲翱翔於半刺夜聽統如之五鼓
頗似官蛙曉聞款乃之一聲便如野鹿偶挈瓶之缺守
暫越俎以代庖敢言田里便無於歎愁似覺蠻貊可行
其忠信淺有蒲蓮深有葭葦小不虺蜮大不鯨鯢胡瞻
爾庭人固宜其鶉突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賢辛新尹
之鼎來許陳人之屏退竹齋藥竈尚堪清風明月之分
桂棹蘭舟已夢秋水長天之共滿秩雖無於多日庇身

尚假於一雲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任天以寧皇
同符於光廟帝賚我公濟美於越王繼今文子文孫宜
用汝而作霖雨乃立太師太傅真於我而如浮雲竟回
渙汗之揚可見謙撝之確邴侯病瘡合從陰德以受封
富公年高固有本朝之故事諒益恥匹夫之不獲必思
遂萬物以攸宜尚念某何足控搏不堪位置雞壘也豕
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蝨臂乎斯固任化鑪之
運其為頌禱罔既編摩

徽州到任謝丞相

汪龍溪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
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明榮媿甚伏念某一
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
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導
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
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離竒
之成器由大鈞塊北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問世真儒

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
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湖俾再
臨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
墟已寬夢寐幸上恩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某敢不專
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
終冀揮金之樂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三

通交代類

通交代吉府教

鄭雪巖

流泮池采芣之仁餘波猶及詠庾嶺折梅之句一笑相逢方裁書憑鴈足之傳忽命使拜魚緘之寵聞音有喜矢德弗諉恭惟某官以天覺而先斯民由鄉秀而升太學富董子潛心之業同志皆遜一頭獻賈生太息之書

有識莫不三嘆方翔遊庠序之內已軒轅宇宙之間既先千佛題合上羣仙府乃分橫浦之師席將尋濂溪之道源適有佩犢之風良難集鴉之化一麾而萊夷却片語而鎮州平乃知忠信之言蠻貊可行孰謂俎豆則聞軍旅未學以重誨而立館下自足感人使正色而在朝端何難折侮先生自此升矣吾道將行也歟伏念某自昔受知于今承乏綠漪亭下固常繼領袖之光青衿座隅又復循範模之正親莫親於故人之繾綣樂莫樂於

異鄉之合并以舊告新有恃無恐對君樽酒行足慰江
東之雲遺我寒氈寧有吠粵南之雪片心所嚮短韻難
宣

通交代王府教

日新

方烏山

鱣集告祥少駐木天之軌鯉烹得信言脂樵水之車安
能有式於大夫國人獨喜受教於先生長者敬裁短述
往贄崇嚴恭惟某官義獻家風疇郊世譜舉幡而閉空
舍主士子之齊盟措笏而誦阿房為詞人之獨步意其

傑出必也怒飛曾謂廣寒之仙不嫌獨冷之職以采藻
采芹之樂地寓刈萑刈楚之盛心閱歷眼高友其邦士
之仁者作成意濶得夫英材而育之弦誦之最冠於甌
閩衿佩之盛侔於鄒魯厥今上崇文治相用耆儒凡一
時清望之官多六館知名之士况後學仰之如北斗宜
諸公推之于青雲滴露研朱暫了燈窓之課凌青溯紫
穩為渠觀之遊添成美談突過近此某少孤多難未老
先衰方為學子時通國吹宗元之雪及對大廷後夫人

笑劉蕢之風自合為收聲息影之圖乃輒居名闢取謗
之地姑祿仕耳如教法何念童年及從諸老游而執事
乃我丈人行何止踵芳規之遺後尚將徼大惠以居中
冒然以前恃此無恐慕金莖之高趣奈驅於貧聞輔嗣
之微言僮醫我俗其為依嚮莫究揆裁

通知縣交代

周山房

疏榮帝寵出宰王封俯慙瘵曠之餘行藉交承之庇顧
平昔慕用之已久又子孫託契之云初盍修鄙辭致敬

下隸某官奕世鍾美受才絕人頌美中興駭羣公而驚
嘆詩追古始擅作者之風流追觀祖宗登用人物之時
蓋居臺館儲蓄英材之地安用一律以待長材蓋君子
仕不辭卑姑假此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弊已久天其
使賢尹之來臨某之不才謬茲代匱嘗以為百里之地
是乃古人之欲得豈有於三年之內常憂已志之不伸
非事之本末不同則人之才力有待伏惟鑒拙者之已
久思志行之孔艱泥古則踈必有可通之律度徇今已

陋又將小出其規模庶幾當世不以作邑為難豈特小人獨被善後之賜

通交代曹上杭

方壺山

選人學製或有弔其失身公子在前吾何嫌於交臂託契茲始持書以聞某官粹根天資挺有風烈昔者兩社之寄弘濟多艱宜哉三世之昌亶食舊德初領戶口之籍嘗探嶺頭之梅熾甚聲名昇之民社種桃娛母對竹讀書謂邑介於蹊徑之多而民如其山川之峭撫摩之

不必以健顯感泣者相率而挽留似聞上台頗念世交
之舊宏開翹館久需縣最之來赴闕歲除為杭佳話某
自憐百拙可笑一官苦弗求人亦莫肯顧屢嘗佐邑豈
不知難誰驅之而冒為規講若以具在迅速朝裝之去
幸又隨曹扶持男璧而來預知全趙斬或未告請則必
言

通交代王運管

林克齋

膠庠游息悵鴻燕之去來計幕交承託金蘭於出處雖

未接顏辭之末已相忘道術之中揚糝愧前贊緘敢後
某官望高六館聲滿中州學自名家接河汾之流派文
無餒氣窺海若之波瀾走馬舍選方竊遲之摘髭科第
直差易爾固將為於木鐸思樂采芹便合貯之玉堂最
宜視草胡然廉取猶此斜飛姑寄徑於紅蓮綠水之遊
遂增重於東海西山之勝入幕乃有此士豈專辰入酉
退之勤措紳莫不知名倚觀朝奏暮召之寵某皇皇半
世矻矻一科逐步隨行缺然贊畫玩時愒日久矣妨賢

茲不遠於及瓜冀匪徐於行李同門同志敢忘朋友之
先賢孰主孰賓期結子孫之永好

與交代江司理

劉後村

鄰境注官方嗟失馬邊州除吏誤使續貂煩出命之透
迤欲通名而縮瑟某官品流英邁胄緒高華世有聞人
遠矣衣冠之盛家傳儉德凜然冰蘖之清謂宜玉立於
班行何乃泥蟠於州縣可片言以折洞知獄吏之欺活
千人者封行見門閭之大聞當詣闕別慶登畿某甘向

閩中忽移塞上青袍行路誰憐杜老之貧白浪沉舟幾
殉彭咸之死甚矣窮途之可歎坐於榮路以有妨法令
為師方未知淑後之計藥石愛我必無靳告新之言

代董侍郎居誼回聶制置

子述

李梅亭

聯鑣北闕不得同父母之邦分閩西垂茲又託子孫之
契頓足欲舞盥手修辭恭惟某官節凜松筠識高蒼蔡
有謀猷則順于外孰窺省閩之功非仁義不陳於前親
結冕旒之眷茲峻登瀛之步載馳諭蜀之車騎火照山

紅奏功易通雪嶺界天白借重方深佇展壯猷進膺顯
冊某久於蚊負甚矣鼠窮糠粃在前安得有告新之政
山藪藏疾尚或希議故之恩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四

內任除授類

除左相回謝史丞相

周平園

朝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祇
益兢兢伏念某才無他長愚乃自信每見輕於流輩獨
倚重於儒先慰薦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越十年
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覩顏外著感臆中深此

蓋伏遇某官盛德被躬至仁及物以厚風俗壽民生之
脉以進人才堅邦國之基天維監於忱誠身自安於榮
祿肆推餘蔭俯逮孤蹤某方欲馳詞已勤枉問占東垣
之上相有慙垂象之光望南極之老人但致延年之祝

代吏部朱侍郎在謝丞相

陳實總

參五材之訓飭攝事無庸陪四選之參裁真除有耀焜
鴻私之下被拊駕質以增慙伏念某才術迂踈器使寡
薄父書蚤讀雖知激烈於古心吏事晚更未足躋攀於

時用獨以大鈞之曲播遂令小器之先盈凡所踐更疇
非躡越自先帝改絃之旦已玷班聯至聖皇御極之辰
遂躋禁從顛末為地恩意如天俾徼福於前人且增光
於後裔蓋風厲之道則已至矣而報稱之實尚覺缺如
敢圖渙渥於大君遂使升華於小宰深惟三銓衡石之
重實擅九流刀尺之權左稷契而右臯夔正逢連茹之
會前馬裴而後盧李始絕市瓜之嫌愚實不靈恍至茲
極恭惟某官元勛不宰妙造無垠有一德而享天心世

濟周家之大老總庶職以稱上意身扶漢室之中興念
斯文之氣脉未灰而吾道之支離如綫春言宿老施及
孤生顧未黜而反升實以榮而為懼某敢不體昔日傳
家之訓為此時報國之恩皮裹陽秋敢自謂稱量之審
胷中水鑑當勉殫銓總之公儻不愧於小心庶仰酬於
大造

代魏兵部了翁除編修檢討謝丞相

李梅亭

郎省真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闈假寵仍紬東觀之書曾
微共二之材况冒無三之寄一陶厚甚重拜悚然竊以
兵書之在史家近分四種文章之有武備古號二塗故
長槍大劔雖有毛錐之嘲而亂臣賊子難免麟筆之懼
欲兼美職宜屬全材如某者見謂迂踈貌無操挾少徒
志科名之苟得壯始知事業之無窮頃因去蓬島之船
甘回泛瞿塘之棹既徧塵於潘閭亦遊駕於輶軒州縣
十七年詎日期年之去國水陸八千里寧論千里而見

王啟圖三朝之會同倏蒙一札之收召義難俟駕禮合
造朝甫入覲於朶雲端進班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尤
嚴武部之司益五材民並用之古無去兵之理而多壘
士之恥也今當整旅之時矧不崇朝之間兼綴編年之
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試郎員至韓愈願年老而
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語海蚊詎可以負山共惟某
官柱石九筵權衡庶彙合臯陶合稷契天知許國之心
若伊陟若巫咸人仰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收

七十城憑軾之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
必欲與天地以相似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挈孤蹤亦
污高選某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乏姚崇奏決之材
恐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除秘書省謝丞相

方秋崖

子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
鈞播於垓北粲神光之陸離永言藏之可謂遇矣伏念
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忘其拙

圓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亡奇亦每落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役誰其娛老子之知季鷹因蓴菜而難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遜為梅花而再往則已難頃刻留顧女無醜好而見妒者事之常心有是非而頓異者機之駭吾亦從此逝矣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短檠其永棄倚長鋏而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知董戎昭而受鉞長者絕子子絕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將軍負腹腹負將軍欲致石洪

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之
魚今安用乘軒之鶴政恐重煩於指目亦嘗畫布其腹
心迺勤翰墨之光堅如金石之約豈兩魯生不至固亦
博士之所羞彼一范增何如未必楚王之能用至於譖
忌之入不逃忖度之私蓋上賓自有郗超諒下客難容
毛遂次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為向以國士今以衆
人是殆宜去深監覆前之轍亟回輿盡之舟既與世以
無緣因抗章而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不失於屠

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充於振鷺粲然雲朶來自
日邊將令論著於道山仍昇升華於郎省夫何為者有
移光範之書止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鑄仰窺妙畫莫贊
元工茲益恭遇學足以為帝者師言足以為天下法治
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厄運於熙平兵氛無半燧之驚坐
寘邊陲於寧久念中國外蕃盛衰之變在君子小人進
退之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緹函而酬酢重念某已
上有司之廩祿久稽幕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厭薄之心

寧免等輩嫌疑之跡天地寬如有礙方知行路之難田
園蕪胡不歸終覲還山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悰

代鍾監丞除秘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李梅亭

涉筆膠庠正覺丞哉之負濫竽冊府復叨儒者之榮蛻
凡骨於高明聳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實通天上
之星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天日未能免俗何自為
郎左太冲之賦三都求始此職岑文本之奏二頌乃稱

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皇春秋之富鏘韶鈞而蔚
虎鳳邁漢九流充棟梁而汗馬牛過唐四庫職固鄰於
書蠹名亦近於郎烏是為清資宜擢素望伏念某楚狂
一介鄭重半生世科不補於遺餘家學僅傳於淡泊三
仕甘廣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拔從事之尤聊復爾耳
敢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鑿之遺因其就須入之章華之
以不次之擢籍田之芟載柞既沐三熏博士之冗不治
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而去詎敢窺廣內之藏蓬弱風

波敢望接三神之武壘鹽朝暮初無送五鬼之文忽從
米廩之間驟綴蘭臺之屬孰主張是遂躋登茲伏念某
官命世真儒爽邦哲輔載萬物以坤元之厚調百度於
鼎寶之和李贊皇五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
一十八載之當國惟德之符方宏翁受之規莫廣旁招
之路有憐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
之友總一百三家之略益深稽古之功撫五三載籍之
道或上得賢之頌

除校書謝丞相

真西山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陳華
選拜恩寵甚拊已矍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
圖書之富匪特養其資望益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
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礪器質之美觀作人之
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泚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
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者靖重端方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才之意視以具文庇

職其間指為借選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鶩於高華名在
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莫悟清途公是以返
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竒之彥孰堪采擇之公
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學問
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玷班行坐糜廩稍替宗殷學無補斯文博士秦官
何裨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
恩陟是清貫重念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

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
觀凌厲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
歷代不傳之祕刊訂譌謬含咀英華庶幾因文字以窺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昔揚雄之
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
年而後卒業故能發揮大業焜耀方來此前脩之所已
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幸遇某
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

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
遠於塵埃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感何如某敢
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勿彈是正之勞
金石無磷緇尚克守初終之節

除國子錄謝丞相

李梅亭

金耀庀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叨升糾事之聯非
有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三省矍然
竊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傳道解惑也必

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矜式雖居小職亦選
鉅儒在元祐間實用張橫渠之輩至紹聖末亦取游建
安之流此豈庸虛所能稱塞伏念某稟姿苦窳殖學疎
蕪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慙謂之大好乃
瑣碎俳偶之辭矧至四五十之無聞重感三千鍾之弗
洎兩鬢已雪百念皆冰敢意登畿獲齒莞庫陳人無用
苟安掌故之蹤名士滿前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莫
遂循墻有先達者為之前尚恐後生之可畏占小善者

必以錄益知大播之無垠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百
度粉米山藻之色別會以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
鼎實雖當青衿刺學之後不替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
魚之專俾致螟蛉之祝天位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
私人患好為人師特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
加飭禮維懲創孝先之晝眠追隨昌黎之晨入命汝教
甯豈徒教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祕書郎謝丞相

危巽齋

教分麟族正懷非座之慚恩昇鹿車遽冒超凡之寵陶
鎔至此銘篆若何竊惟敬歷於清班無若翱翔於中祕
人間風日不到處海上神仙皆在焉讀平生未見之書
為儒者至榮之選謏焉若某何自為郎已驚鬢髮之星
霜更愧形骸之土木有鴻其造而蝨其間白玉為堂洗
塵蹤之飄墮青藜照字覺老眼之增明了無朱墨之應
酬差有丹鉛之點勘細熏螺甲小破龍團人言養望之
林不嬰以職自謂清心之地盍省其躬益處之佚者其

責深待之優者其望重一絲不絡馬欣度日於閑中千里間途主索追風於足下倘優游而弗念則儲蓄以何為縱稽報德之期宜識受恩之日茲蓋恭遇某官代天元氣為世宗工傳鼎鹽梅孰識均調之妙狄門桃李不為種植之私故廣生成下至庸瑣某敢不益鞭鈍質仰副殊知弱水三萬里之遙已蒙汲引瀛洲十八士之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武諭謝丞相

危巽齋

邊幕終更方肅巖瞻之敬膠庠濫吹遽蒙鈞播之慈晚
節有逢懦衷尤激昔高廟之聖欲恢於寶宇故武成之
教實視於辟雍講明正在於兵機諭導乃參之文士益
壯者修孝弟忠信斯可撻秦元戎閱禮樂詩書故能強
晉惟平居積摩義漸仁之習則臨事有捐軀殉節之臣
教所設以如斯材非通而孰稱如某者性資蒙陋學植
榛蕪策名仕籍幾三十年竊稍縣官纔六七載青衫勃
窳半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長幸辱知於

大造未終棄於明時重登桃李之門果入參苓之籠俾
離塵滓晉覲光榮以其俎豆之儀勵彼干戈之學越雞
伏鵠卵初應笑其弗能螺贏負螟蛉終當期於自化退
惟其故曷以得斯茲蓋伏遇某官學擅青氈家傳黃閣
意常存於精白身獨任於安危同德三千孰有勲勞之
舊除吏八百了無親故之私如日月之照臨乘風雲之
際會孜孜政理惓惓人才取寶於山閔道間之橫棄市
駿之骨懷廐下之長鳴故使么微亦歸鎔冶某敢不誓

堅素守期答洪恩延見生徒宣昭德意鳩起控地既得
同莊叟之逍遙鳶飛戾天尚均被周家之長育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劉後村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私毫無蹊徑
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某虛名作從實踐有
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懽丞相
平太尉勃之際非吮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
為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泝單傳南馳上察孤忠

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
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軺發摘枝窮
終匪當道理輪之手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情叩
聞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
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
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久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
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為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
相之猶天誰與鯁生而為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

抑魯儀休之廉陛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
德上道撥下法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
或不知其密啓遂令枯朽亦沾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
身無所暴子蒙繡衣之遺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歸
終期得請

代江淮陳制幹鞞除監丞謝丞相

李梅亭

烏幕充員方驟通於閨籍雉工列屬更躡造於朝紳不

三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已增慙竊惟
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其脫選必限以
六考而舉以五員至若轉丞非內之羣院則外之諸郡
縱有特頒之殊渥亦難盡越於常規蓋須得百年幾見
之人乃可稱一歲九遷之命詎容異數猥及凡材如某
者稟質顛蒙賦材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方
摘句分章粗恥空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為
欺容貌不能以勝衣智略何有於奏輻適英主際中興

之運而遺黎懷內附之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贄碧幢
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為役然君命寧敢辭難齊人歸疆
正可閔離離之黍周行多士詎容伐坎坎之檀敢圖稟
議之來游沐超遷之寵甫離七階之選遽參貳監之聯
家人益有嚴君昔居是職癡兒未了公事乃世此官既
材能不及於中庸又名實未孚於上下挈提至此稱塞
謂何恭惟某官命世宗工爽邦碩輔積十五年秉鈞之
績成七十城憑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當廣開於塗

轍而宰相代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外之材用作邊隅之氣必使蒙臯比以出姑為買馬骨之謀故畧等夷特加簡拔某敢不仰銜恩意退激懦衷指心誓報於寵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朝廷得人幕下無愧石洪温造之流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除宗簿謝丞相

劉後村

奉親還里自酬烏哺之私被命造朝早綴鸛行之末奔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

絕少范歐興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
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况更晚輩敢望前修伏念某學
荒于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劔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
不脩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語盡掃空言時
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愛令伯陳情之表流
出胷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豈圖晚暮忽際休
明雖遣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
聞謀好事擲揄已有移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

於大夫迨茲將暮之移亟有祠廷之請蓋鶴髮久相安
於半菽而鶴巢止願借於一枝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
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榮海燕暫來深認卷
簾之意非上相適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
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
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
嚴禾莠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
人忝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

移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代除軍器簿謝

方秋崖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還於朝著何
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蚤繇諸生偶竊末
第遭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益黔驢技止
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相寄得同子姓參與於軍書每
慙區區紙上之傳焉有婉婉幕中之畫縱或因人而成
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展我甥兮孰云無忌之酷似有吾

道在自甘李廣之數竒惟公朝欲增於制垣故內幕亦
屢膺於宸綽啓刑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卿除戎
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簿况伯舅長錡欄之務在
一時為冰玉之榮雖自為謀殆無過此茲益恭遇某官
以吾身為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為人物之權衡妙幹一
元措天下為四維之固兼收羣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曾微葑菲之遺於樂菁莪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
敢不服此厚恩勉旃遠器弓人為弓而矢人為矢將技

藝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
光範盡布輪囷

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謝丞相

方秋崖

贊畫戎垣恍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為淮海之遊江
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濶一陶厚矣再駕矍然
伏念某蠹簡故貧牛衣猶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犢之
鏡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

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媿媿之語
寧為雞口雖別聞先諸子之鳴幾上龍頭而當路斥老
生之躑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襪襪於田間未免
化兜鍪於塞上每懷士雅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
沙草瘞壽邊之骨顧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
塵餘鞮鞞之腥而淒雨嘯變魑之鬼寧復烟火萬里之
氣象祇傷山河兩戒之圖書恨無能為惟有痛哭謂此
曹宜束高閣請俟泰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

何誤渥仍贊舊知與聞典故之臧增重賓僚之遺繫錯
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揚州歎已老
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塊北
之中容此么微之賤茲益恭遇某官以帝典熙庶績以
皇極受羣材日月亭午而無餘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
而成泰道盡入鈞衡念窮邊有北獫狁之憂屬大柶重
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又勤棫樸之能官某敢
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

任勝算運於籌帷式覲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恥用
酬真相之知

除架閣謝丞相

李梅亭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拔
之喧囂倥偬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蛻凡骨以漸輕
聳危肝而知感竊以周九職之任既重司書唐六典之
分已存掌故至若版曹之籍專之金耀之藏在昔時特
曰莞庫之官至聖世則為儲材之地栽培拱把備震風

凌雨之旃幪追琢瓊璫供方澤圓丘之琮璧豈應庸下
偶玷選中伏念某質窳無竒學落不殖少時磊砢尚抱
風雲之壯懷中歲蹉跎稍除湖海之豪氣漫焉未能信
之仕已是不足畏之年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
少奴星結柳而送鬼奈驅去以復還周行萬里之闕山
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而蜷局直為仰秣之謀燕巢
幕以差池猥沐捲簾之顧南宮攷藝濫厠使令東閣望
塵曾微懇禱忽使接紳綏之武遽令司几閣之文蠅頭

牛腰姑備朝廷之遺忘鼠牙雀角僅防胥吏之謾欺白
日青春了無公事黃蘆綠幕宛是儒生非大鈞妙播物
之仁則小人無得與之理茲益伏遇某官經邦碩德濟
世元勳竊窺堯舜君民之心豈數韋平父子之業寶鼎
九廟以衣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玄齡入相二
十三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十餘輩流澤益在
異時顧惟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某敢不溫尋宿學
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資恐孤德懋懋官之意厲廉恥

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方秋崖

分間邊城茂聞治狀進班邃閣猥玷除書益懇切而牢
辭者凡六章其赳赳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
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
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
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貶而褒以榮為懼伏念某
馬齒加長臄技已窮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

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
可駭羽書之急孰謂司馬之息夏六月于征盍求羣策
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
內阻外訌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
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
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
蓋伏遇某官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
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

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已上丐骸之請難
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為主憂豈敢懷於畎畝四郊多
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

除秘書監謝丞相

劉後村

餘哀未釋遂空萱草之堂新渥驟加俾長芸香之閣身
獨先諸人而起廢衆皆云元老之憐才伏念某忝乾道
之故家陪端平之髦士百僚之上荷丈人於甫甚真四
海之人謂相國知愈之至然而動多跋扈凡幾招麾去

來不翅雙鳧乘鴈之微晚暮乃逢一馬二童之入放翁
賜第益舊學閒燕之言嘉叟掌綸尤先朝稀濶之典雖
明揚於睿畫實密啓於細旃方置身漂搖而未安類有
物驅逐而使去及夫再調鼎鉉重遣弓旌子欲養親不
留誦斯言而永慨臣雖老卿尚少嗟此念之久灰敢圖
英袞之精明俯記祥琴之歲月黃紙猶濕青氈復還謂
瀛洲學士之登昔已傳為佳話如鏡湖狂客之去豈宜
見於盛時力推挽於陳人使追隨於羣彥茲益伏遇某

官陽休而山立春育而海涵給札而來廣館閣儲才之
意乘槎者衆洗渠觀無人之譏雖已為丘壑之謀尚喚
起釣天之夢而某日眇頭白心在力疲外竊殊榮中包
厚愧映藜而校天祿顧博洽之有慙戴花而老洛陽或
風流之可繼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五

外任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方秋崖

伏以赤囊旁午兵氛未靖於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
於大柵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遂於
悃辭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益聞祖宗之

盛時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
授鉞元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祕
豈有庸材而被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注之意然
闡以內闡以外一惟其人貌是微蹤疇當重寄伏念某
頭顱欲老肝鬲未伸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賊而遺君父
驅馳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間者援師之西捷報
倒戈之北是殆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夫何異
數之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昔先考遇知寧皇凜有

威名猶加大於十稔無塵之地奮繇科第僅遺榮於九
原莫起之餘豈伊不肖之孤克邁前人之睠此蓋伏遇
某官愛人材如護元氣興治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
前惟天保采薇之次第有謀入告於后皆車攻杖杜之
規模蓋嘗欲釐百工而庶績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夷
服顧瞻東鄙幸禦北風故寧就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勤
拊解之歎致茲庸瑣亦誤褒綸某敢不永矢捐軀無忘
嘗膽惟上策莫如於自治疇非借著之時彼遠人何有

於常強但勵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鑒在茲

代李制置謝丞相

劉後村

禦戎弗績上孤東閣之知抗疏自言稍絀西清之職恩
歸造化愧溢心顏伏念某猥以薄材當茲重任知主上
兼愛南北寧忍開邊知廟堂不問甲兵專謀保境我雖
守信敵自敗盟首挫其淮右之鋒復斷彼山東之臂期
歲于此疆陲粗安豺狼無厭未飽其所欲蜂蠆有毒已
驅而復來睥睨六闕度劉兩郡益神人之共憤豈臣子

之敢安事許便宜固有已頒之隆指法當牽制詎容不出於偏師文移但戒以淺攻吏士輒從而深入泗城敗撓淮東繹騷決千里之籌既無勝筭責三軍之帥厥有常刑徒以敵尚在邊身方扞塞念辭難之未可姑引咎以自歸上援街亭次稽好水使伏歐刀之戮亦所甘心止裁簪橐之班寧非輕典信矣公朝之寬大深哉吾相之保全茲益伏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謂賞罰軍國之紀必合至公然勝負兵家之常無庸深咎况以自

歸於司敗特為少屈於刑章僅抑隆名尚叨舊寄某敢
不堅凝初志懲艾往愆建大將之鼓旗敢妨賢路奉祠
宮之香火終託化鈞

代李制置復學士謝丞相

劉後村

邊防盡瘁久無可紀之功廟論憫勞驟復已鑄之職銜
恩至矣圖報缺然伏念某昨為牽撓之師庶伐跳梁之
計徼功深入雖由偏將之輕指蹤不明亦是中權之失
既席藁引曠官之罪尚奮拳勵討賊之心勉吏士以功

名作民兵之勇氣始因城而陳金湯據險以莫窺及仰
塞而攻矢石乘高而並擊寇猶在境身自督軍但知竭
許國之丹心不敢顧倚門之白髮我師氣奮將四面以
窮追彼衆謀知乃一宵而潛遁蓋却敵乃廟堂之筭而
平淮皆將士之勞某材不足以分北顧之憂功不足以
救東隅之失親年晚晚每於色養以多違衆口紛紜動
以空言而責備屢請祝釐於閒散汔煩當軸之保全還
學士之真班出上公之洪造某官訐謨閱大德量崇深

謂天下之才實難察閭外之事匪易崇文平蜀由黃裳
力援於中充國擊羌賴魏相獨是其說若國論不為之
宗主則人情何自而奮強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
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方丞相憂邊安敢惜馳
驅之力然小人有母冀終憐甘旨之情

除判潭州謝史太師

周平園

鍾陵起鎮畏貝錦以辭行楚甸分麾還青穗而假寵上
恩山嶽孤跡淵冰竊念某久矣貪榮幾於患失積妨賢

於政地紛名怨於周行向非仰恃者天且有陰為之地
自應竄斥敢望全存何期頻歲之間疊拜除書之下湘
波浩蕩許以承流奎殿穹窿容其通籍固出聖神之眷
寧無培植之功茲蓋伏遇某官致主勲高經邦道廣雖
榮歸於故里每軫記於陳人諒因入覲以嘘枯遂借裏
言而起廢然某年齡已暮政術未知備孟子達尊者三
尚復為臣之致况孔幾宜去者二敢當自助之留姑少
副於宸衷即勉追於賢躅庶無負平日高山之仰亦不

辜異時流水之知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方秋崖

分間邊城茂聞治狀進班邃閣忽玷除書益悃切而牢
辭者凡六章其赳赳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
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
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
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貶乃褒以榮為懼伏念某
馬齒加長鼂技已窮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

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
可駭羽書之急孰謂司馬之息夏六月于征盍來羣策
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
內阻外訌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
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
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
蓋伏遇某官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
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

上勿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已上丐骸之
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為主憂豈敢懷於畎畝四
郊多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

代潭州鄒帥應龍謝丞相

李梅亭

守藩灘水莫奏膚公分閩湘流又承嘉惠仍進壁奎之
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夫之竿牘
恭惟某官乾坤間氣社稷世臣一日萬幾殫輔贊彌縫
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故齊人章章有侵疆

之歸而魏地糾糾方樂郊之適非用儒無敵於天下何
不戰可屈於人兵惟公克成厥終永息四夷之警俾予
從欲以治允為萬世之功况方半二十四考之書詎容
專五三六經之美某久違東閣幸宅南交徒以奉萱草
之親難於戀梅花之外所祈便養徑歸綿上之田亦欲
投閒稍養漳濱之疾豈意大鈞之塊北復容小袖之回
旋爵祿兩崇敢但襲荆潭之唱和中和並布庶無傷衡
嶽之扶輿

除隆興帥謝丞相

真西山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聞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
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
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諍乃論事以
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魏
綰之亡他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
參內命出則持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
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

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
未馴之獷俗富池湓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
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阻於僥倖軍政弛於因循尺籍
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疊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幸存
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
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佐中
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駑怯
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

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
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
歌舞之娛運甓投檣益勵恭勤之節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

真西山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况赦過以不誅捧
詔凌兢拊躬感惕某本慚通敏徒抱濶疎入侍軒墀每
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簿復觀壘書恤下之頻誓望
駕材祇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暵而桐川尤慘於彫

殘蒙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飢奚啻
於已飢經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
被靡遑顧文法以自營須當原隰驅馳之時備觀田野
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之寡欲濟則官無紅粟之
儲抑立視其死歟既有負求芻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
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偷安寧若殞身而任責勉
効便宜之舉亟蒙問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孿見盛
世素行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干堂陛之嚴以

王命而調民難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此心
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
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無足辨荷天日照臨之赫免
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
仁而培邦本謂羣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嘗有格言而
衆職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政
乃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得行馴致是非之易位
特加全護俾道譴訶某敢不仰佩洪私益堅素守

除福建漕謝喬平章

方壺山

去國食祠甫滿鏡湖之考起家予節俾榮壺嶠之行銘
心知密啓之功揣分有踰涯之懼敬裁副墨少叙中丹
伏念某本無技能何足位置值清時之更瑟紛髦士之
彈冠幸從羈旅以登朝惟有靖共之在位呂端拙鈍朝
士皆日以糊塗鄒浩寬平朋儕或疑其隱默何圖誤渥
驟被親除念不為宰相則為諫官亦平居之所欲苟上
畏天刑下畏人禍將得罪於此心不揆狂愚稍彈底蘊

亦頗增損時賢之論非有忖量明主之心上方從諫以
如流已實積誠之未至所期寤意乃類轉喉豈無嬰龍
領之疑又拜立螭頭之寵辭受之間不自決裂進退之
義殊欠分明低回久之愧負多矣每瀝懇忱而祈去輒
蒙造化之苦留感時事以自驚果人言之弗恕其在漢
法合坐非宜言之誅使遇唐宗猶得不可赦之罪尚寬
斧鑕俾食斗升佩吾君吾相之生成尋某水某丘而藏
伏未湔舊戾忽冒新榮將粉部之轉輸峻木天之論撰

負弩而除道路平生素陋於相如埋輪而止驛亭今日
妄希於孟博徒慚小己莫報大恩茲蓋伏遇某官柄國
親臣經邦魁宰友尚父阿衡於千載壽皆過於百年合
晉公郭令而一人功永垂於萬古捐身當社稷之治亂
動足係世道之重輕未能釋風雲之勞特將寬宵旰之
慮閱朝家局面之屢變獨人才氣脉之僅存方將扶植
於已窮忍使孤危而不保起之流落假以光華第某不
能深藏大是浪出無健力何以任澄清之寄無巧筭何

以優餽餉之功虛煩陶成必誤器使維騏維驪維駱維
駒知難勝使者之華非熊非羆非虎非彪願亟正師臣
之拜

謝李丞相

宗勉

方壺山

拜鏡湖之號甫滿食祠榮繡社之行誤叨予節自憐小
器倍費大鈞敬牋草野之危衷上瀆翹材之穹聽伏念
某品流最俗位置素卑蚤歲受知不過言語文字之習
中朝借譽亦惟米鹽金穀之長凡妄意於彈冠一歸功

於推轂稍加顯拔積愧僥踰退之只宜著於儒黷子雲
分當老於天祿不圖誤聽驟被親除力不勝衣假以抨
彈之任語難出口責其繩糾之忠將何尺寸之能少効
萬分之報獨少也講文於師友謂此非閒慢之官曹方
思敬王而與言豈敢量出而後入積誠未入寤意轉難
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慙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賴
深知其無他非大過則不棄兩年玩愒一力保全竟冒
非宜言之誅當得不可赦之罪猶援之於蘆粉欲謀爾

以稻梁隱吏山中幾於響絕故人山上屢以書來據槁
得眠者甚安飯疏沒齒其何憾未湔舊戾忽被新榮將
輸假粉部之光論撰峻木天之直無子駿所長之一枝
與君謨相望於百年寵踰晉吏之起家華甚漢人之上
冢可仕可止亦了了以奚疑不進不休乃卷卷而至此
茲益伏遇某官擎天柱石醫國參苓防佞幸杜私門深
絕魚仇之禍抑詭怪暢皇極潛銷牛李之萌興念孤危
久淪冗散逆鱗大罪金鷄已賜於赦除駕牡羸官木牛

誠資其轉餉所以寓衮職之補豈徒曰布衣之私第某
三瀆是虞一出太驟上褻干於名器下愧負於簡書有
刺史之名無刺史之難敢發郢州之歎知丈人之真愧
丈人之厚空哦清渭之詩

除成都漕就任謝史丞相

李梅亭

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不
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感激肺肝竊以
益部夙繫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成都舊稱陸海海烏料

其揚塵蓋自利路之荒殘尋至潼川之剽掠督責惟深
於西道劬勞良慘於北山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麩之餅
老農情甚若為取不稼之禾伏念某多病下材至愚極
陋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
猶喘進既乏犬雞之効退已孤鷗鷺之盟天宇浮眉尚
青眼逢迎之舊雪山到面驚白頭彼此之新比聞驪駕
之虛大有鸚書之薦蜀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驅吳客
思尊恐負樵蘇之後爨駭采葑於下體孰蟠木之先容

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思異甚用者不才才者不用外
議謂何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六幕熙帝載使
宅百揆變和歷三紀之間立太傅茲惟三公辭遜閱十
年之久蓋欲復文武之境然後受周畢之封帝王出萬
全率由先正舊典之式春秋大一統迄還寧人有指之
疆率土莫非王民皇天既付中國始由孤棘出正顛槐
窺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迨天未陰雨之責尚
克綢繆眷言黑水之惟梁正寤青天之轉粟飛芻既急

刻楮尤艱知其熟魚鳧之游念其無蚍蜉之援特加識
察俾効馳驅某敢不思廣咨諏力圖任負三十鍾致一
石無敢辭難百畝分食九人亦當加念惟知黽勉皇恤
鴛庸流馬木牛倘可息民而休士豢龜籠鶴終希置散
以投閒

廣東漕謝二相

劉後村

俾司斂散績效未臻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峻光華
之選出元台啓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

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正丁寧
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
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
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智辱翹材之汲
引銜使命以驅馳水蘖持身米鹽滌慮毀家以紓楚難
景行有慚汎舟而救晉飢秋毫無助一遷甚寵內省若
驚葢周子之舊遊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
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軺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

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
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
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
上孤煩使某敢不恪共官守仰答已知范公一筆之句
儻未捐於大造后山辨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江東憲謝鄭太保

劉後村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被
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病在信

書作太玄如鼠坻猶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所樂聞
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
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之在廷朝猶誦杜甫於百僚
夕有墜宗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烏
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
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
出節以起家羣嘲衆罵之身不無懲創再衰三竭之氣
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深恐為翹材之累恭惟某

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
而歸士或負已終無厭士之意興懷舊掾久伏空山昔
位置入宮未免名蛾眉之妒今驅馳于隰第令服馬足
之勞特假皇華以安孤蹟某敢不恫瘝求瘼平恕讞疑
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
憐

除江東憲謝丞相

劉後村

置之閒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衆

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洵忝予
旌輒投畧獲怡然膝下戲披菜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
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世皆云
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搖手止之有一
丘可以老馬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
夕頒投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厥今
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
而不食頓忘駕劣遂策驅馳然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

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頓之態郡邑少
忠厚豈弟之風每隱於心為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
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
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
玉尺以量材躬袞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
魯之諸生念其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察其粗經原
隲意農馬之智專特昇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
之起廢體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顧激揚之

安出家宰操詔王之八柄僮黜免之小寬

除祕撰閩憲謝丞相

劉後村

白髮奉親安於繇隱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之
育材誰念小人之有母報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某屬
者重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觀之時
不旬日掌贊書用元祐待坡翁之事僕無他繆巧以速
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方舉國勇於去凶而當宁聽其
謝事詞臣援棊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姦言者疑曾子開

而忿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之知
一自退藏數為啟擬靈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
得州難强大人而俱往遂進隆名於中秘就陳臬事於
外臺庭聞喜而加餐鄉井詫其創見叱馭為忠臣回車
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
行而不悖服勞伊始辱命是憂茲益伏遇某官赤舄之
歸方新緇衣之好逾篤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
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恩侔卵翼報茂毫釐某

敢不采問風謠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
首渭濱不無杜老之戀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劉後村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
生原濕思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
館學之名流近歲擢材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研桑之
新智先隳冰蘖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何以拔書
生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

縮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
彈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腰領之獲全
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扞拭姓名出夾袋之
中深惟卵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
之始乃知責任之難賴客橫行增策之符方急嶺民貴
糴泛舟之役未休操守則失人心謬愆則誤國事鴻私
所被蚤負莫勝茲益伏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
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瀛

溪之老及後乎元祐必使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
餘或可希前修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
臣遠有光華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毋拘文法或願効於
驅馳

代改除淮東倉謝丞相

劉後村

乘塞三年初無治狀觀風一路忽忝除書戴洪造之生
成拊丹衷而感慨伏念某起家孤立涉世寡諧恥干流
俗之虛名竊慕古人之大節豈不有激昂之志勇於敢

為惟其欠嫵媚之姿動而得謗已灰心於綏冕甘屏迹
於山林會公朝記奔走之勞而聖世開孤寒之路一分
半刺三剖左符治郡功名既乏龔黃之最守邊威望又
慙羊陸之風屬謹備於邊陲粗宣勤於城堡皆臣子當
為之事何足自言受君相非常之恩未容引去忽絲支
壘躡建外臺側聞鼎鉉之間屬意牢盆之事法方有弊
莫調琴瑟之膠絃時豈無材少出箜篌之妙指夫何臨
遣及此踈庸以理財則未識於源流以按部則弗強於

風采選掄既遠若為疇東閣之知綜覈方嚴恐莫道西
曹之責荷丘山之施重圖涓露之報難茲益伏遇某官
翁受羣才博開公道內修法度統成周之百官外採風
謠擇開元之十使顧如朽質尤費大鈞察其斷斷之無
他憐其落落之難合假之以長養成就之力取之於排
斥擯棄之餘遂使孤蹤驟將隆指某敢不稍尋積弊仰
答至公方科瑣憂邊斷無期會之不報以便宜從事尚
祈文法之稍寬

代湖南提舉就任謝丞相

劉後村

久臨支郡汰免為宜就建外臺超踰已甚孤子乏他人
之助始終出吾相之恩伏念某奮自羈單號稱迂緩素
拘牽於繩墨頗練習於米鹽辰不再來蚤失投機之會
老之將至始逢解瑟之辰然誤蒙拔擢以來曾未有建
明而去自收朝蹟愈累化工甫須臨汝之瓜遽剖衡陽
之竹撫摩生聚粗竭區區玩愒歲時終無赫赫又况庭
闈耄矣鄉井邈然方深懷土之思乃冒觀風之寄由屬

郡徑分於小節蓋微生每託於大陶謂嘗宣牧守之勞
庶幾知奉使之體靜言湖外夏隔日邊民方困歲歉而
苦飢吏或謂天高而肆虐既尸庾事蓋為斂散之儲况
擁皇華敢廢咨諏之誼沐寵光之特異凜責任之難堪
伏遇某官開國功高格天業鉅區分諸道用開元賢相
之規選擇職司猶慶歷名臣之意夫何鄙樸亦奉使令
某敢不退省所蒙恪共乃職固無竒節用酬當軸之知
竊慕先賢安有登車之志

再任制幹入蜀謝丞相

李梅亭

遮日而走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醜知
塊北之無垠難越越而不進輒修贄見併吐謝衷伏念
某骯髒亡竒睢盱有志一科不補墮身溝瀆之尋常萬
物皆塵亡意簡編之尺寸絲頃年之從辟抵中道而遭
艱跨海涉湖痛尤未定捫參歷井夢不敢尋故因祥除
甘就部闕適於西清之衆論許為東閣而一言遂令索
米之人或動乞漿之興乞璞而售乾璞誰適為容翹材

以待大材汝非所及猶賴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
蒙羅而致之兆足行矣幾葬魚腹固嘗回孝子之車又
過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竊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之
師要是四壘之可憂殆非一端而遽止雖託重固在詩
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鄒枚之間蓋有禕
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佩安危功存
開濟獨揮九日再為天地以立心八荒一雲復令山澤
之通氣行政如彼其久樂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

任也粵從更化專務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
五湖方擾中國無疥癬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
衆正之路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誠死城郭誠
死封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
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莫酬相國之知遠而
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參議謝丞相 劉後村

趣裝就道方移君命之嚴有藉于朝兼領軍諮之任恩

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常從薄宦少日妄
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于處幽篁分此生之永棄
焉得諉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涂猶守死於善
道屬者冰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明交璧帛於
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二老無難致之兩生病
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纍臣魂斷忽有修門之招未呈
身於政事之堂已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莆接壤參
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

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
恩罔極取數過多茲益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
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為楊綰當朝天下云何而不
喜已並致臺萊之彥猶不遺管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
身坎北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
公之吐握

除淮西總領謝丞相

鄭雪巖

江淮財賦正勤帝顧之憂學校釐鹽匪稱王官之選天

朝建遣星夜趣行始未至金城之時莫能踰度今已涉
太行之地斯識路難敢吐胸臆言之此謂膏肓病也粵
觀四所浸歷百年蜀墟虧陷既不復知淮甸流離大為
可慮昔則糴塞上之穀以給塞下之食今則運江南之
米以供江南之屯泛舟巢湖以餽合淝直道真河而越
滿浦鯨波幾轉殆猶十步九折而上青天蠹費百端何
止千里十鍾而得一石况綱解因於諸州之逋負兼牢
盆窘於今日之變更兩軍蔑有於經常一麩全資於科

降按圖而駿可索事猶庶幾守株而兔不來計將安出
盧扁之醫望且走矣衛霍之將政自紛然坐虛數而責
實通截後綱而補前欠但知增竈之為喜不念竭澤之
可憂百夫食千夫名正坐昔人之戒生券添熟券在可
堪他日之需更加新楮之全支益重近憂之太甚倉敖
築底僅存兩月之積儲符匣愆期動是半年之往返通
國皆難為之患如霖非可任之才沙洲之鴈已飛風寒
何補鹽車之驥久困日旬徒勞甫辭增秩以罔功忽拜

出綸而易節使華將指加榮白面之書生郎署係銜如在粉墻之省戶寵至渥也責亦重焉雖繼於廉明不擾之餘成規足守然既是支吾不行之所綿力尤難既到手以莫辭須盡心而加勉為今之策近譬諸身必脉絡之流通強形易立若首尾之扞格神力難施劉士安可
以利者興而害者除趙營平得以寅日奏而申日報上下相應主張有人殆如形聲與影響之相隨嘗若昏暮求水火之必得庶能展布獲報眷知茲益恭惟某官精

神折衝度量容物扶持天步於陽九之會把握局面於陰六之交主北事則以富公該東廳則問康靖斂名務實不聞宰相之有權廣益集思但欲清朝之無過念西北之戍未徹慮東南之力已窮析利權鹽盡掃弘羊之刻備邊足食惟循陸贄之謀知某乃夾袋之姓名錄某以書生之氣習遂從拔擢俾効驅馳某敢不克盡小廉誓酬大造總領稱上意未敢萌徼福之私出納謂有司當先革習欺之弊言如皦日福庇商雲

除福帥謝丞相

真西山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
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
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洵試劇煩秋毫
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郡
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苦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
之後曲費拊循頃蒙祠牒之歲頒粗給宗藩之月廩遂
力蠲於苛斂斯少裕於罷黜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

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雷奮地之鳴羣枉杜
衆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
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
知戎事顧屬部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
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幸勝
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
身為列郡之準程天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
勝茲益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

二聖英明之斷盡洗積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
奚慚於古裴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
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
志苟行詎有禁閹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
之師皎然丹衷如此白日

除憲謝宰相

劉後村

五嶺南歸分竊黃冠之號大江東去驟叨繡斧之華爰
正周原具宣漢詔山川風物實惟慶元丞相之鄉父老

童兒能會嘉祐使臣之政僥榮甚矣圖報缺然伏念某
累誤弓旌尚貪升斗怡然膝下戲披菜子之綵衣久矣
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帳無鶴怨野有雀羅借子公力
入帝城念不到此門君房語妙天下手屢止之有一丘
可以老馬雖萬戶不與易也忽頒臺傳俾察江濡聞車
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獨念聖君賢相更萬化而一
新所謂孝子忠臣難二義之兩得不量遲緩仰奉使令
登車覺意氣之衰析律懼聰明之淺自念繇諸生而

推擇所宜知庶獄之哀矜平反則有以白其大人式敬則
可以長我王國雖慙漢史以清令而為師竊慕番君俾
江湖之相悅澄清何有塊北焉依茲蓋伏遇某官以公
道秉國鈞以定力調化瑟內之議論既盡革弘陽之風
外而循行宜妙選范張之輩興言下士乃識上公鶴鷺
之羣挽之雖不能寸駕馬之智老矣尚堪一行既不改
於寸心姑俾奏於直指第憐白首有負緇衣某敢不欽
恤祥刑共承明德盡心以究民瘼謹身而恤吏奸雖有

百歐脩豈足望韓公之後安得數子駿其敢忘溫國之
言少答殊私即還舊服

除守謝史丞相

劉後村

叢祠丐滿懶暮乞於鏡湖單傳疏榮俾晝行於錦里光
生問巷恩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迂踈去國雜端論
罪欲加斧鑕之誅一相隆寬尚俾斗升之食江湖迹晦
朝市志荒此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勅忽聞予節莫
遂循墻高卧已便着衣裳而顛倒好閒成癖聞車馬以

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粉部將輸之寄重昔在慶
厯君謨有氣節聲譽至淳熙子方以廉介選皆鄉人之
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公微亦叨臨遣茲益伏遇某
官鹽梅家學喬木世臣陝而東是在周公茂著旂常之
績河以南旋為晉土式遄袞繡之歸方將翕受敷施而
來羣才忍以小過微文而棄一士收之流俗假以光華
某敢不宣布教條講求民瘼責功能之來效贖狂瞽之
往愆相國知予當若何而報稱王事靡盬其敢憚於驅

馳過此以還固知攸措

外除

除潮倅謝丞相

劉後村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為孝子為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詞而力請荷宰物之曲成復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官與公建議深疑大舉之非徐庶

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
招遂離選條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謗傷
之談每見老農具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滿葵丘
之戍法當掃光範之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
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暮命之屯諭發大
陶之問空函朝達除日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
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
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游夸廩入

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益恭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為趙普韓琦不能為之功聲色弗動廣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悃請寵以便安某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除吉倅謝丞相

劉後村

送窮無路遂至顛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先生里巷恩
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
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寃皆終身
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
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所難伏念某
少也不才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
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脩未至毀譽莫調身久
落於江湖謗常宣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為浮薄之歸

文人相輕倚撫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期食叢祠者再考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筦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晤曲軫沉淪墟谷底之寒爇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閒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

之名邦捧除日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
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管
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
使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
素守仕澹菴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未
忘回首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李梅亭

散人細滿干續食於本朝宰物曲成特轉丞於支郡詎

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顛之駒。愧溢情顏，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踈骨相。既屯乏雲雷，經綸之學丘園。自賁非河漢，黼黻之文猥蒙。養士之仁，濫綴教胄之屬。經筵之嘲，未發謗篋之惡。已盈先生學，雖勤言雖多譽。難酬毀相國禮之過，知之至罪止。從疑俾奉叢祠，實為寬典。掘雲而破，巖嶮獨尋黃獨之苗。乘月而弄潺湲，飽飲紅泉之水。倏三周於歲籥，冒一問於化甄。茲蒙天恩，俾貳斗壘。都梁樂土，巫水舊墟。崇寧拔縣而升。

軍僅百餘歲嘉定握僉而置倅方一二員及瓜之戍雖
遙種漆之謀有待無為龍蛇思為赤子當贊郡條小不
虺蜮太不鯨鯢仰憑國力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
師父子繼世三公邁史丹仕漢朝之績明良慶會六字
紹越王輔孝廟之勲鹽梅水火鼎實惟和粉米繡絺袞
章亦別存竹頭於舸艦拾桐尾而官商念椎鈍之無他
嘆陸沉之已久日月出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
江漢濯之秋陽暴之寧忍匹夫之不獲因其素出於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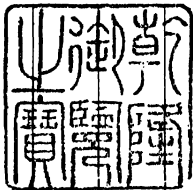
下始之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思稱
屏星之重圖為杯水之消魚尾既頰詎敢急斗升於東
海烏頭可白倘或憐三匝於南枝

代衛太社新除袁州倅謝丞相 李梅亭

徼恩改秩誼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
藪密藏其汗疾幘幪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躐
全出大鈞坱圠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某天巧
素慳地寒寡狹父書是讀願載續於世科門蔭可羞空

屢偕於計吏崎嶇三仕蹉跎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
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幕方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
敢望上浮於池沼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
計校平生擢髮固難於數罪躋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
疵牽牛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
從神圉而祝釐懷眷戀庭闈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山
水之縣少徯及瓜忽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宜春
多勝益具見韓昌黎之詩爾表得賢亦足考李秦伯之

記詎應伐輻猥玷題興拔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
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伏遇某官心契禹臯道
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
餘州功已高於今日璇璣密運而屢躋豐稔寶玉來歸
而重見泰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
老老幼幼皆重費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為而報稱某
敢不銘恩鏤膺圖報誓心肉骨之卵翼之可坐須於泥
軼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五